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六十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重光赤奮若凡三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禦使太原張從

恩為樞密副使

澶時連翻

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

胡寇鈔無復畏憚

鈔楚交翻復扶又翻

甲寅以義成節度使

馮暉為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為疆

大

酋慈秋翻
長知兩翻

暉至彥超入賀

自其部落入
靈州城以賀

暉厚遇

之因為于城中治第

為于偽翻下主
為同治直之翻

豐其服玩留

之不遣封內遂安

質彥超於城中則党項諸
部不敢鈔暴于外故安

唐

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

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

上時
掌翻

唐主曰尊

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

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

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

唐主初受禪尊徐溫為太祖今復姓

李以溫為義父故改廟號為義祖

已卯唐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

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

衰倉回翻臨力鳩翻初喪

之禮自古無五十四日之制唐主亦是依傍漢晉以日易月之制居父喪母喪各二十七日故為五十四日

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

知證知諤皆徐溫子

李建

勲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經入哭盡禮如父母之喪

建勲

妻徐溫女也勢利所在非血氣之親而親長知兩翻

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

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昇

更工衡翻昇皮變翻

詔百官議二

祚合享禮

二祚徐李二姓之先也

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

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

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

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

通鑑既帝晉此帝字與晉帝渾

殺此亦因江南舊史失于更定

吾自幼託身義祖

事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

曷

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

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

吳王恪死于唐高宗朝為房遺愛所誣引

非其罪也

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

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

玄宗朝信安王禕有邊功峴相肅宗峴戶典翻遂

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

異曰考

周世宗實錄及薛史稱昇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江南錄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李昊蜀後主實錄云唐嗣薛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為徐溫養子吳越備史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為安吉砦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昇歸為僕隸徐溫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為假子以識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以應識劉恕以為昇復姓附會李氏而吳越與唐人仇敵亦非實錄昇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

唐主又

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

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

文德唐僖宗末年之號言唐主之生至是年為五十

年遂從之

盧損至福州

盧損去年十一月奉冊使閩今乃至於福州

閩主

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

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于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

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

睦其鄰不禮其賓

賓謂盧損也

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

會相見於上國耳

時假號偏隅者以中原為上國以余觀之林省鄒亦非善士有樊若水之

志而不得遂其志耳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為定宗孝靜

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謚 已未詔歸德節

度使劉知遠忠武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平章事知遠

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于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

制也黃忠有功關羽猶恥與之同列杜重威何如人制
劉知遠其肯與之同制乎英雄倔彊之氣大抵然也

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帝怒謂趙瑩曰重威朕之妹

夫知遠雖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落軍權劉知遠時總宿衛諸軍

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

兵十餘萬所攻事見上危于朝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

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

聞音問

非所

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意乃解命端明殿學士和凝詣

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君降心以撫其臣則臣亦自悔馴服勲舊彊悍

之氣不容不爾

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叛

懷遠縣屬靈州趙珣聚衆

圖經曰唐懷遠鎮在靈州北約一百餘里宋時西夏彊盛即其地置興州其西九十餘里即賀蘭山

上遣

供奉官齊延祚往詔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

降戶江翻

上怒

曰朕踐祚以來未嘗失信于人彥忠已輸伏出迎延祚

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為延祚不

應免死

以其殺降失信繼此將無以懷遠人也

辛酉冊回鶻可汗仁美

為奉化可汗

時回鶻比年遣使朝貢故冊命之按五代會要回鶻自唐會昌間為黠戛斯所破西

奔居于甘州梁乾化元年遣使入貢至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使入貢命鄭績何延嗣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干等來朝貢狄銀卒阿咄欲立亦遣使來貢天成三年其權知可汗仁裕遣使入貢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天福三年遣使朝貢四年三月又遣使來朝燕貢方物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為奉化可汗若據會要則仁美當作仁裕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誼等請亦姓李

欲改其本姓從國姓以自親

不

許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梁太祖以來軍國

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

梁與崇政使議唐與樞密使議崇政使即樞密

使之職也

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

治直帝之翻

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

專橫事見唐明宗紀橫戶孟翻

故即位之

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

不稱旨

劉處讓攘桑維翰樞密使見上卷上年稱尺證翻

會處讓遭母喪甲申

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張

從恩為宣徽使直學士倉部郎中司徒詡工部郎中顏

衍並罷守本官

鄭樵氏族略曰帝王世紀舜為堯司徒支孫氏焉直學士樞密直學士也二人

本官倉部工部也行苦旱翻

然勲臣近習不知大體習于故事每欲

復之

史言帝王命相當悉委以政事不當置樞密使以分其權

帝以唐之大臣除

名在兩京者皆貧悴

李專美等除名見上卷元年悴秦醉翻

復以李專美

為贊善大夫丙戌以韓昭胤為兵部尚書馬胤孫為太

子賓客房曷為右驍衛大將軍並致仕 閩主忌其叔

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

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

詰去吉翻

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

帥讀日率

并其五子閩主用陳

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

道家以上清玉清太清為三清

以黃金數千

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

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戊申加楚王希

範天策上將軍賜印聽開府置官屬

梁開平四年已嘗加楚王殷天策上

將軍今晉復以命其子希範

辛亥唐徙吉王景遂為壽王立壽陽

公景達為宣城王 乙卯唐鎮海節度使兼中書令梁

懷王徐知諤卒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秦州號永寧宮

防衛甚嚴

泰州本揚州海陵縣吳乾貞中立制置院南唐昇元元年升為泰州 考異曰十國紀年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秦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與國人通昏姻久而男女自為匹偶江表志讓皇子及五歲遣中使拜官賜朝服即日而卒按唐烈祖受禪使讓皇居故宮稱臣上表慕仁厚之名若惡楊氏則滅之而已何必如此之迂也他書皆未之見不知紀年據何書令不取

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

楊珙稱疾罷歸永寧宮

康化軍亦吳於統內所置節鎮或南唐置之其地今無可考

乙丑以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為康化節度使璉

固辭請終喪

終讓皇之喪也

從之

唐主將立齊王璟為太子

固辭乃以為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

尚書事昇揚二州牧

南唐以昇州為西都揚州為東都故二州置牧

閩判六

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

名繼裕

更工衡翻

以弟繼鎔判六軍去諸衛字

去羌呂翻

林興詐

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

於行伍

行戶剛翻

性粗率

粗與麤同

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

子兵彊馬壯則為之耳

安重榮麤暴一夫耳使其彊梁亦何所至然其所以彊梁者亦

習見當時之事遂起非望之心耳

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

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

廨古隘翻高居

號翻中
竹仲翻

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祕瓊也

見上卷

戒

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為患滋深

重榮由是以帝為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

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

分扶問翻

為執政所可否

可者則從之否者不從也

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

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

姻家甲辰徙遇為昭義節度使

鎮定接境恐其合而為變徙令稍遠以離析之

乙巳閩北宮火焚宮殿殆盡

戊申薛融等上所定

編敕行之

三年令薛融等詳定編敕
今始上而行之上時掌翻

丙辰勅先令天

下公私鑄錢

見上卷
上年

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

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于兩都與民爭

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為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

王都之難謂囚處直也見二百七十
一卷梁均王龍德元年難乃旦翻

至是義武缺帥

皇甫

遇徙潞故義武
缺帥帥所類翻

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

我朝之法

我朝契丹自謂也朝直遙翻

帝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

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

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

復扶又翻

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

階級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

彰德節度使廷胤為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

厭於涉翻又如字

契丹怒稍解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

閩王審知廟號太祖從才用翻下同

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為腹心號

宸衛都祿賜皆厚于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

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為長夜之飲強羣

臣酒

好呼到翻
強其兩翻

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

伺相吏翻

從弟繼隆

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

延義陽為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

武夷山在建州崇安縣南三十里朱元晦武夷圖序曰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
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仙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
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
枯查挿石罅間以度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
器尚且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俗所
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為衆所臣服
而傳以為仙也武夷山中有道士觀閩主蓋置延義於

觀中尋復召還幽于私第

復扶又翻

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

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

數所角翻永泰縣屬福州晉分弋陽置西陽縣宋孝武大

明初置光城縣梁於縣置光州後廢州置光城郡隋廢郡置光山縣仍置光州以縣屬焉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連重遇之先蓋與王潮兄弟同入閩連姓也左傳齊有連稱

二人怨之會北宮火

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

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

陳郊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

帥讀曰率

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義于瓦礫中呼萬歲

礫郎擊翻

復

召外營兵共攻閩主

復扶又翻下同

獨宸衛都拒戰閩主乃與

李后如宸衛都

李后李春鶯也如往也

比明

比必利翻

亂兵焚宸衛都

宸衛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

桐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

之及于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

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

君德臣安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

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阬莊飲以酒醉而縊之

還從宣翻又如
字飲于禁翻

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

奔吳越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

更工衛
翻曦王

審知少
子也 改元永隆

考異曰十國紀年通文四年延義
自稱威武節度使改元永隆即晉天

福四年也周世宗實錄薛史唐餘錄南唐烈祖實錄吳
越備史及運歷圖紀年通譜皆同惟閩中啓運圖通文

四年已亥閏七月延義立明年庚子改元永隆五年甲
辰被弒林仁志閩國人載延義改年宜不差失然五代

士人撰錄圖書多不憑舊文出于記憶及傳聞雖本國
近事亦有抵牾者高遠敘事頗有本末余公綽雖在仁

志之後然亦閩人故不敢獨從仁志所記又王曦既立
若但稱節度使則不應改元及其臣為三公平章事

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王延曦
威武軍節度使閩國王是曦先已自稱閩國王紀年脫

漏耳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弒閩主赴于鄰國謚閩主

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

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

間古覓翻

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

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為司空兼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將

逃兵人殺之

陳守元蠱惑閩主者二世其死晚矣

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

官之罪而斬之

數所具翻蔡守蒙賣官見上卷上年

閩王曦既立遣使誅

林興于泉州

林興流泉州見上六月蜀本誅作追

河決薄州

薄州當作博州

八月辛丑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壬寅詔中書知印止

委上相

舊制凡宰臣更日知印

由是事無巨細悉委于道帝嘗訪

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

斷丁亂翻

臣書生惟知

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為然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

王重貴詣第省之

省悉景翻

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

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為比 己酉以吳越王元瓘

為天下兵馬元帥 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蔣

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

唐之盛時溪州屬黔中觀察唐末陞黔中觀察為黔南節

度後號武泰軍時屬蜀境巡內言在巡屬之內也蔣當作獎唐長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縣置舞州開元十三年以舞武聲相近更名鶴州二十年又更名業州大歷五年又更名獎州辰澧時屬楚黔渠今翻又其翻庶焚掠鎮戍遣使乞師于蜀蜀主以道遠不許九月辛

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勅決勝指揮使廖匡

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勅渠京翻廖力救翻今讀從力弔翻帥讀曰率

癸未

以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奉唐祀從益尚幼李后養從

益于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

李后唐明宗曹皇后之女王淑妃明宗次妃也故后

事之如母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

是年

十二月閩遣鄭元弼隨盧損入貢至是達
大梁而康宗已於閏七月為閩人所弑矣
康宗遺執政

書曰

遺于季翻

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

移

言中國屢易主也

致東海之風帆多阻

言由此不脩職貢

又求用敵

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建

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

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

下元弼恩獄

下戶嫁翻

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

節度使綽之女也

路振九國志馬綽餘杭人少與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鏐復為元璵

娶綽女按薛史梁貞明四年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秦州雄武軍也鏐傳又曰鏐恃崇盛分兩浙為數鎮其節制署而後奏則其國內節制皆稟朝命也初武肅王鏐禁中

外畜聲伎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于

鏐為于偽翻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

禮家婦主先世之祭祀今馬夫人不

妬忌而廣嗣續故鏐喜其有託

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傳弘侗弘許氏

生弘佐吳氏生弘俶衆妾生弘僊弘億弘偓弘仰弘信

傅子損翻侗徂冬翻俶昌六翻僊仗減翻

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于

帳前坐諸兒于上而弄之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

遙折來使遂如吳越

如往也使
疏吏翻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

府

是年夏加天策上
將軍至是始開府

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

弟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臯廖匡圖徐仲

雅等十八人為學士

倣唐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
負路振九國志載李鐸潘起曹杭

李莊徐牧彭繼英裴頡何仲舉孟玄暉劉昭禹鄧懿文
李弘節蕭洙彭繼勳併拓跋恒等四人凡十八人恒戶

登翻劉勅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弃州走保山寨石崖

四絕勅為梯棧上圍之

棧士限翻
上時掌翻

廖匡齊戰死楚王希

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

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

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 十二月丙戌禁勅造佛寺

勅與創同初亮翻前所無而今創為之者禁之

閩王作新宮徙居之

閩北宮燬于火

曦改作新宮而徙居之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

于漢主曰自馬后崩

漢主娶于楚唐清泰元年馬后殂

未嘗通使于楚

親鄰舊好不可忘也

劉馬通姻故曰親潭廣接境故曰鄰好呼到翻

因薦諫議

大夫李紆可以將命

紆音舒

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

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

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

見賢遍翻
使疏吏翻

元弼

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
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之辛

未詔釋元弼等

考異曰洛中紀異云昶既為朝命所
責乃遣使越海聘于契丹即將籍沒之

物為贄晉祖方卑辭以奉戎主戎主降偽詔曰閩國禮
物並付喬榮放其使人還本國晉主不敢拒之既而昶
又遣使于契丹求馬由滄濟淮甸路南去自茲往復不
一時人無不憤惋昶以天福四年閏七月被弒十月元
弼等至京下獄昶安得
知而告契丹今不取

楚劉勅等因大風以火箭焚

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獎錦深山乙未遣

其子師曷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于楚

為彭師曷

盡節於馬氏張

本帥讀曰率

二月庚戌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

威入朝

北都自後唐以來建于太原

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

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

之深稱朕意

稱尺證翻

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

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

劉勅引兵還長沙楚王

希範徙溪州于便地

便地者徙近楚境便於制令

表彭士愁為溪州

刺史以劉勍為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

伏波之後

漢馬援為伏波將軍

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二尺

高居號翻

入地六尺銘誓狀于上立之溪州

今辰州會溪城西南一里有銅柱即馬希

範所立也天策府學士李臯為之銘

唐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謁

平陵還

平陵蓋楊璉之父讓皇陵也還從宣翻又如字

一夕大醉卒於舟中

唐主

使然也路振九國志曰楊璉拜陵至竹篠口維舟大醉一夕而卒

追封謚曰弘農靖王

因楊氏其先受封之郡追封為弘農王謚曰靖

閩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

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

數所角翻

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監建州軍

史炤曰業當作鄴風俗通漢有

梁令鄴鳳

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

按福州西北與建州鄰閩主蓋置南

鎮軍于福建二州界扼往來之要故是後

王延政攻南鎮而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政陰事告于曦

據居運翻

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

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

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

訶虎何翻敗補邁翻下同

翹漢崇奔

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

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于城

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于吳越壬戌吳

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

宣州寧國軍時屬南

唐吳越使仰仁詮遙領耳當時列國自相署置多此類仰姓也何氏姓苑有此內都監使薛萬

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達分

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

徹等敗之于茶山斬首千餘級

茶山在建州東二十五里今亦謂之鳳凰山北

苑茶焙即其地

安彥威王建立皆請致仕不許辛未以歸德

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劉知遠為鄴都

留守徙彥威為歸德節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為

昭義節度使進爵韓王以建立遼州人割遼沁二州隸

昭義

遼沁二州自唐以來本屬河東節度沁午鵠翻

徙建雄節度使李德琬為

北都留守

琬昌終翻守式又翻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

從進恃其險固

襄陽之地正得屈完所謂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之險故安從進恃之以傲

朝廷陰蓄異謀擅邀取湖南貢物

湖南貢物馬希範所進者也

招納亡

命增廣甲卒元隨都押牙王令謙押牙潘知麟諫皆殺

之及王建立徙潞州帝使問之曰朕虛青州以待卿

青州

平盧軍

卿有意則降制從進對曰若移青州置漢南

襄陽在漢

水之南

臣即赴鎮帝不之責

帝非姑息之主也憊然內顧其所以取中原者而思其所

以守中原者畏首畏尾故諸鎮之桀驁者皆俛眉而撫馴之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

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逵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

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逵

建安漢治縣地吳置建安縣唐帶建

州

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

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

城

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武帝改為延平縣王審知置延平鎮其子延翰改曰永平鎮今南劍州治所即其

地九域志南劍州管下有順昌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
宋白曰順昌縣本建安縣之校鄉地也吳永安三年置
將樂縣隋併入邵武唐復置景福二年又
置將水鎮改為永順場尋立為順昌縣
自是建州之

兵始盛 夏四月蜀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

良請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

鐵業判度支

度徒洛翻

庚戌以前橫海節度使馬全節為

安遠節度使

以代李金全也

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傳卒

傳子

損翻

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

去奉牛酒犒之

犒苦到翻

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城之西

北延政懼

見仰仁詮逼城而屯有圖建州之心是以懼

復遣使乞師于閩王

復扶又翻

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為行營都統將兵二萬

救之且移書責吳越

所謂歸曲以直責也

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

久雨吳越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

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胡漢筠既違詔命不詣闕又聞

賈仁沼二子欲訴諸朝

賈仁沼死見上卷二年朝直遙翻

及除馬全節

鎮安州代李金全漢筠給金全曰進奏吏遣人倍道來

言

進奏吏謂安遠軍進奏院之主吏在大梁者也

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賈仁沼

死狀以為必有異圖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拒命自

歸于唐金全從之

說式芮翻

丙戌帝聞金全叛命馬全節以

汴洛汝鄭單宋陳蔡曹濮申唐之兵討之

如此則河之南濟之西諸

鎮之兵盡發矣單音善濮音卜

以保大節度使安審暉為之副審暉審

琦之兄也李金全遣推官張緯奉表請降於唐

降戶江翻

唐

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

處昌呂翻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

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

于宣陵

古者盟誓坎用牲加載書于上歃血以質諸天地鬼神宗廟之祭燭蕭合馨香而已至于灌獻

尚鬱食品用椒苟卿言芬若椒蘭漢皇后椒房取其芬馥郎官含雞舌香奏事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劉向銘博山爐漢官典職尚書郎給女史二人執香爐燒薰皆未以奉鬼神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藝嬰香多品疑皆後人附會而言之宋范曄作香序備言諸香以譏評時人至其作後漢書亦不載漢人焚香事疑以香禮神之習出于魏晉已下程大昌演繁露曰梁武帝祭天始用沈香古未用也祀地用上和香注云以地于人近宜加雜馥即合諸香為之言不止一然兄香也閩主璘之舉大號尊其父審知墓為宣陵

弟相猜恨猶如故

癸卯唐李承裕等至安州是夕李

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資財皆為承裕所奪

妓渠綺翻承裕入據安州甲辰馬全節自應山進軍大化鎮

應山古應國漢屬隨縣界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曰應山唐屬安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八十里大化鎮屬

應山縣與承裕戰于城南大破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節

入安州丙午安審暉追敗唐兵於黃花谷段處恭戰死

丁未審暉又敗唐兵于雲夢澤中

九域志安州安陸縣有雲夢鎮今安陸縣

南五十里有雲夢澤宋白曰安州雲夢縣本漢安陸縣地後魏大統十六年於雲夢古城置雲夢縣敗補邁翻

虜承裕及其衆唐將張建崇據雲夢橋拒戰審暉乃還

馬全節斬承裕及其衆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監軍杜光

業等五百七人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

而歸之初盧文進之奔吳也

事見二百八十卷元年

唐主命祖全

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陳于城外

陳讀曰陣

俟文進出

殿之以歸無得剽掠

自文進至此皆言唐主相吳時事也殿丁練翻剽匹妙翻

及李

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

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

惋烏

貫翻唐主生于兵間老于兵間軍之利鈍熟知之矣其惋恨者誠有罪已之心惜不能如秦穆公耳至馮延巳

輩乃訕笑先朝至于威國殄民而後已書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延巳之謂矣後之守國者尚鑒茲杜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于淮

北遺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

復扶又翻遺唯季翻校戶教翻

又曰

軍法朝章彼此不可

言律之以軍法則喪師者此所以誅盜邊者彼所不怨繩之以朝章

則兩國皆不可容之立於朝也

帝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墟濟淮

九域志宿

州蘄縣有桐墟鎮自桐墟而南至渦口則濟淮矣金人疆域圖桐墟在宿州臨渙縣

唐主遣戰艦

拒之乃還帝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

將劉康領之

舊將蓋從起於晉陽者

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
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弔士卒而撫之斯可矣將即亮翻何
必棄民以資敵國乎

唐主使宦者祭廬山

廬山在江州潯陽縣山南即唐都昌縣山北即唐之潯陽縣都昌今

南康軍軍城北十五里即廬山

還勞之曰

勞力到翻

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

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為羹某日市

肉為齋何為蔬食宦者慙服

載側吏翻齋肉為之唐主之察衛嗣君之儔也倉

吏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

軍安得羨餘邪

羨延面翻
培蒲侯翻

秋七月閩主曦城福州西

郭以備建人又度民為僧民避重賦多為僧凡度萬一

千人

嗚呼使度僧而有福田利
益則閩國至今存可也

乙丑帝賜鄭元弼等

帛遣歸

遣歸閩也去年十月
囚之今釋而遣之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馬

步副都指揮使桑千威和指揮使王萬金成彥溫不從

而死馬步都指揮使龐守榮誚其愚以徇金全之意

誚才

笑翻

已已詔贈賈仁沼及桑千等官遣使誅守榮于安州

李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

李金全為姦將所惑背
父母之國委身于它邦

其見薄
宜也

丁巳唐主立齊王璟為太子兼大元帥錄尚

書事

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

范延光仕唐先

有私第在河陽

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

河陽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

當范延光以廣晉自歸之時楊光遠為元帥必

有以陵暴之故懼其為子孫之患

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

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

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

嗚呼

財之累人如此祕瓊以是而殺董溫琪之家范延光復以是而殺祕瓊楊光遠又以是而殺范延光而光遠亦

卒不免財之累人如此夫

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

賜鐵

券見上卷三年

爾父子何得如此已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

馬至浮梁擠于河

上時掌翻擠子細翻又子西翻

光遠奏云自赴水死

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為延光輟朝贈太師

為于

偽翻

唐齊王璟固辭太子

位居嫡長則當為太子辭之非所以繫臣民之望也

九

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子禮 丁卯以翰

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巳鄴都留守劉知遠入朝

是年二月劉知遠代安彥威鎮魏州

辛未

李崧奏諸州倉糧于計帳之外所餘頗多

計帳謂歲計其數造帳以

申三司者倉吏于受納之時斛面取贏俟出給之時而私其利此皆官吏相與為弊至今然也必般量而後知其所餘而般量之際為弊又多竊意李崧亦因時人既言而奏之耳上曰法外稅民罪同

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不知當時所謂痛懲者為何畢竟言之而不能

行

翰林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

學士併其職于中書舍人

惡烏路翻當是時樞密直學士既罷僅有翰林學士尚為

親近儒生李澣之酒失罷之是也因罷翰林學士非也

澣濤之弟也楊光遠入

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

尚未之賞

圍魏見上卷
二年三年

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

將校數人為刺史

所以分楊光遠之黨而弱其勢

甲申徙光遠為平盧

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開運之初楊光遠遂以平盧叛

冬十月丁酉加

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壬寅唐大赦

詔中外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術士孫智永

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

分扶問翻

勸唐主巡東都

勸之東巡江都

乙

巳唐主命齊王璟監國光政副使太僕少卿陳覺以私

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

泰州漢時吳國之海陵倉地東晉分廣陵置海陵郡

唐初置吳州更海陵縣為吳陵縣武德七年廢吳州復為海陵縣南唐升為秦州

丙午罷仁規

為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

為陳覺亂唐政張本

庚戌唐主發金陵

甲寅至江都 閩主曦因商人奉表自理

言已未嘗稱大號稱大號

者王昶之為也

十一月甲申以曦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

閩國王 唐主欲遂居江都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

從還

宣翻又如字

十二月丙申至金陵

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張延翰卒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

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不踰年亦卒

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

見二百八十卷

元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

度使安重榮復誘之

復扶又翻
誘音酉

于是吐谷渾帥部落千

餘帳自五臺來奔

歐陽脩曰吐谷渾本居青海唐至德中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

唐處之河西唐末其首領有赫連鐸為大同節度使為
晉王克用所破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余按唐高宗
之時吐谷渾為吐蕃所破棄青海而內徙至至德中青
海不復有吐谷渾而吐蕃東吞河隴吐谷渾復東徙居
雲蔚之間自五臺來奔蓋取飛狐道奔鎮州也宋白曰
吐谷渾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聖歷後吐蕃陷安樂州
其衆東徙散在朔方赫連鐸以開成元年將本部三千
帳來投豐州文宗命振武節度使劉沔以善地處之及

河移鎮河東遂散居川界音訛謂之退渾其後吐谷渾
百姓皆赫連之部落赫連鐸為李克用所逐歸幽州李
匡儔遂居蔚州界部落代建其氏不常白承福自莊宗
後為都督依北山北石門為柵賜其額為寧朔府以都
督為節度使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為契丹誚讓
而殂張本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

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

索山客翻吐谷渾既

仇視契丹雖逐之不去其後劉知遠遂殺之以為資

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

請于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威

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為鎮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

富沙王

建州本漢冶縣地後分冶地南部曰建安唐置建州州有古富沙驛又南劍州管內有富沙里

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二月壬辰作浮梁于德

勝口

是為澶州河橋

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掌書記

張式素為彥澤所厚諫止之彥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

從而讒之

射而亦翻惡鳥路翻

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式至

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聞帝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

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

恐致不測

是以反而脅上也

帝不得已與之癸未式至涇州彥

澤命決口剖心斷其四支

斷音短父子之道天性也張彥澤欲殺其子其於天性何

有張式其所親者也以諫而殺之極其慘酷其子所親亦何有晉祖欲以君臣之分系服之難矣此其所以貽負義戾之禍也

涼州軍亂留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

趙珣聚米圖經

涼州東至會州六百里西至甘州五百里南至鄯州三百六十里北至故突厥界三百里宋白續通典四至同而里數之遠近異

蜀自建國以來

唐清泰元年蜀建國

節度使多領禁

兵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

治

斂力瞻翻治直之翻

民無所訴蜀主知其弊丙辰加衛聖馬步

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

蜀以東川為武德軍以定

董璋克梓州取武有七德以為軍號

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處

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

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

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諫議大夫崔

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

寧江軍

使之各知節度事非正帥也

夏四月閩王曦以其子亞澄

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

政通謀

汀建接壤故疑之

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

延喜以歸

唐主以陳覺及萬年常夢錫為宣徽副使

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珣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

福入朝

既遣張澄逐吐谷渾之在四州山谷者矣而又容其酋長入朝豈非容其大而逐其細歟晉高

祖之與契丹主以術相遇者也珣昌中翻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

道以通契丹帝不許

契丹求假道以通淮浙晉無所不可至唐求假道以通契丹則不許

之隨其所輕重而應之也

自黃巢犯長安以來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天

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

分扶問翻

兵革稍息及

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

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

比毗至翻難乃旦翻舊疆謂盛唐時疆土

也此豈易恢復邪宜唐主之不從之也

唐主曰吾少長軍旅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見

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

復扶又翻

使彼民安則吾民亦

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

不許

史言唐主能保境息民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

使奉表詣蜀請出師金商以為聲援

自金商取道均房則至襄陽

丁

亥使者至成都蜀主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險遠少出

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

水運曰漕陸運曰輓輓音晚

蜀主乃

辭之又求援于荆南高從誨遣從進書

遺唯季翻

諭以禍福

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荆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

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成德節度

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

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

使並疏吏翻為于偽

翻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刺

拽戶結翻刺來達翻

遣騎掠幽

州南境軍于博野

博野縣屬定州宋雍熙四年以其地置寧邊軍景德元年改永定軍天聖

七年改永寧軍金陞為懿州其疆域圖云北至燕京四百九十里

上表稱吐谷渾兩突

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

兩突厥東突厥西突厥也帥讀曰率

党項

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為虜所陵暴

党底朗翻

又言

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

上秋謂七月

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

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

朔州舊非節鎮

蓋契丹所置也

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

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

不再來諸節度使没于虜庭者

此謂趙德鈞董溫琪楊彥珣翟璋等

皆延

頸企踵以待王師

企去智翻舉踵不至地也

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

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

厭於

鹽翻

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

遺唯季翻

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

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

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

去年劉知遠自魏來

朝時尚留大梁

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

廷重違其意

重難也

密上疏曰陛下免于晉陽之難而有

天下

難乃旦翻

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

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

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隣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

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

此謂降楊光遠虜趙德鈞時也

其君智勇過人

其臣上下輯睦牛羊蕃息

蕃音煩

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

敵也且中國新敗

謂張敬達晉安之敗趙德鈞圍柏之敗

士氣彫沮以當

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

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

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于奔命鎮定之

地無復遺民

幽涿瀛莫既屬契丹鎮定滄景悉為邊鎮
滄景之地近海卑下又多塘濳虜騎不可

得而入其入寇多依山而趨鎮定故其地為虜衝

今天下粗安

粗坐五翻

瘡痍未復

府庫虛竭蒸民困弊

蒸衆也

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

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

間古覓翻

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

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

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

替屈辱孰大焉

桑維翰權利害之輕重而
言之一時之論也

臣願陛下訓農

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

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

屏必

鄆翻主帥赴闕謂劉
知遠來朝帥所類翻

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

勇夫重閉之義

慢藏誨盜易大傳之言勇夫重閉左傳
申公巫臣之言藏徂浪翻重直龍翻

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

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比毗至翻懣音悶
醒先梗翻醉寤也

卿勿

以為憂 閩主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

召繼業還賜死于郊外

福州之郊外也城外三十里為郊蓋殺之於野

殺其子

于泉州初繼業為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楊沂豐為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同

謀沂豐方待宴即收下獄

下戶嫁翻

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

涉之從弟也

楊涉為相於唐梁禪代之際從才用翻

時年八十餘國人哀

之自是宗族勲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

昇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章州司戶

被皮義翻

昇音余又羊茹翻機初
觀翻章州當作漳州

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于國

計使南安陳匡範

南安縣隋置唐屬泉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

匡範請日

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筭商賈數倍曦

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

賈音古屬之欲翻

明珠美玉求之可得

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筭不能足日

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

幾居豈翻悸其季翻

曦

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

貸帖貸錢之文書也

曦大怒斲

棺斷其屍棄水中

斲音短

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為國計使

唐武德元年分閩縣置溫麻縣尋改曰連江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紹頗請令欲

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唐主自以專

權取吳尤忌宰相權重

此王莽隋文帝之故智也奸以雄事成與不成有幸不幸耳以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勲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勲上疏言事意其留中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

下音戶嫁翻

建勲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

辰罷建勲歸私第帝憂安重榮跋扈已已以劉知遠

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

去年以遼沁隸昭義

軍沁午
鳩翻

以北京留守李德琬為鄴都留守知遠微時為

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

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

遺唯季翻不念舊怨故衆

心大悅為劉知遠自
河東成大業張本

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

幾居

依翻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爭勸唐主乘弊取之

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

唁魚戰翻
弔生曰唁

賙音周振
贍之也

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

既稱
皇矣

又領威武節度使古之
私立名字者無此比也

與王延政治兵相攻

治直之翻

互有

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

屢請息兵脩好

唐開元八年分南安縣置晉江縣後遂為泉州治所好呼到翻

延政不

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

慢

悖蒲妹翻又蒲沒翻

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

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

繼嚴得衆心罷歸酖殺之

惡烏路翻

八月戊子朔以開封

尹鄭王重貴為東京留守

馮道李崧屢薦天平節度

使兼侍衛親軍馬步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

能

此希上指而薦之也

以為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代劉知遠

知遠由是恨二相

為馮道不用於漢李崧見殺張本

重威所至黷貨民

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

之多也 壬辰帝發大梁己亥至鄴都壬寅大赦帝以

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

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

謂重榮降帝于晉陽從此得富

貴 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

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

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

通謀

安從進反而重榮亦反矣

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

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

當擇宗人長者立之

監古衙翻斷丁亂翻屬之欲翻語牛倨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德

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

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

年五十五

初

內牙指揮使戴惲為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元瓘

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

惲於粉翻

或告惲謀立弘侑德

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于幕下壬子惲入府執

而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

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

年十四

歐史曰年十三

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

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

諭之皆釋仗而拜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

姦伏人不能欺

摘他秋翻

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

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

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復方目翻除免也史言弘佐雖少而敏於政

辛酉滑

州言河決

考異曰薛史紀載九月辛酉滑州河決而不載庚午濮州決高祖實錄載庚午濮州奏

而不載辛酉滑州決五代會要及志皆云天福六年九月決滑州充濮州界皆為水漂溺史匡翰傳亦云天福六年白馬河決按辛酉滑州河已決則下流皆涸濮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州河決漂浸及濮州耳

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

丹主怒乃解 閩主曦以其子瑯邪王亞澄為威武節

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樂音洛

劉知遠遣親將郭

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

時朝廷陽為逐吐谷渾而陰撫納之又懼

契丹知之而怒之也不敢明降詔書故劉知遠承帝密指使郭威稱詔指以說之將即亮翻說式苒翻酋慈秋兩翻 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

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

還從宣翻安重榮小字鐵胡

今

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

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

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

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

言吐谷渾若助安重榮重

榮敗亡之後吐谷渾南不可歸晉北不可歸契丹

承福懼冬十月帥其衆歸于

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

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嵐盧含翻

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

雲州大同軍時已屬契丹

收其精騎以隸麾

下

為劉知遠殺白承福張本

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

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達

契苾亦莫之赴

割重榮勢大沮

沮在呂翻

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

兵馬元帥閻同平章事李敏卒

書閻同平章事以別他國之相

帝之

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備之

帝曰卿意如何凝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

宣出於樞密院敕出

於中書門下時并樞密院於中書空苦貢翻

付留守鄭王聞變則書諸將名

遣擊之帝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唐州刺史武

延翰以聞

九域志襄陽北至鄧州一百七十里東北至唐州二百五十里

鄭王遣宣

徽南院使張從恩武德使焦繼勲護聖都指揮使郭金

海作坊使陳思讓將大梁兵就申州刺史李建崇兵于

葉縣以討之

漢有葉縣中廢隋復置葉縣唐屬汝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四十里葉式涉翻

金海本突厥思讓幽州人也

厥九勿翻

丁丑以西京留守高

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副之

張從恩監焉又以郭金海為先鋒使陳思讓監焉

監古銜翻

彥筠滑州人也庚辰以鄴都留守李德珣權東京留守

召鄭王重貴如鄴都安從進攻鄧州威勝節度使安審

暉據牙城拒之

鄧州牙城也

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

花山

九域志唐州湖陽縣有花山銀場按花山在湖陽北

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

之速合戰大敗從恩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弘義從進

以數十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唐主性節儉常躡蒲

屨盥頰用鐵盎

躡尼輒翻織蒲為屨江淮之人多能之頰呼內翻澡手為盥滌面為頰

暑

則寢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

粗讀曰麤

死國事者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

其稅

行下孟翻

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

斂皆以稅錢為率

調徒鈞翻斂力贍翻

至今用之唐主勤于聽政

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

復扶又翻樂音洛躁則到

翻

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

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十

二月丙戌朔徙鄭王重貴為齊王充鄴都留守以李德

琬為東都留守 丁亥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荆

南湖南共討襄州高從誨遣都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

千至南津

漢水南津也

楚王希範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將

戰艦百五十艘入漢江助行周仍各運糧以饋之少敵

佖之子也

張佖與楚王馬殷同起事者也少詩詔翻艦戶黯翻艘蘇遣翻佖其吉翻

安重

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

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

指揮使相得歡甚

散悉
重翻

重榮鎮成德

二年安重榮
始帥鎮州

彥之

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衆然心實

忌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陳使

陳讀
曰陣

彥之恨之帝聞重榮

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

使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

節度使王清為馬步都虞候

安從進遣其弟從貴將

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

行遇者安從進廵內刺史時焦蓋以兵援襄陽故遣弟逆之焦

繼勲邀擊敗之獲從貴斷其足而歸之

敗補邁翻斷音短

戊

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于宗城西南

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之西北一百

七十重榮為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

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

退則敵得而乘之或士卒因退而潰亂故忌之

陳讀曰陣

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

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

為于偽翻

彼必狼狽重威從之

鎮人陳稍却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冑

及鞅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于輜

重中

重直用翻

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

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

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

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

是年五月楊彥詢使契丹

庚子

冀州刺史張建武等取趙州

冀趙二州皆安重榮巡屬

漢主寢疾

有胡僧謂漢主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

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讀若儼

庚戌制以錢弘佐為鎮

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于黃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六十九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四

起玄默攝提格盡闕逢
執徐正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

導官軍入城

碾魚蹇翻水
碾水磴也

殺守陴民二萬人

陴頻
彌翻

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庚申重

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重直龍翻

癸亥改

鎮州為恒州成德軍為順國軍

鎮州本恒州唐避穆宗名改焉今以

安重榮反改州名從舊

丙寅以門下侍郎同平

又改軍號恒胡登翻

章事趙瑩為侍中以杜重威為順國節度使兼侍

中安重榮私財及恒州府庫重威盡有之帝知而

不問又表衛尉少卿范陽王瑜為副使瑜為之重

斂於民恒人不勝其苦

少詩照翻為之于偽翻斂力瞻翻勝音升

張

式父鐸詣闕訟冤

張彥澤殺張式事見上卷上年

壬午以河陽節度

使王周為彰義節度使代張彥澤 閩主曦立皇后李

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

愎滿逼翻

曦寵而憚之

彰武節度使丁審琪養部曲千人縱之為暴於境內軍

校賀行政與諸胡相結為亂攻延州帝遣曹州防禦使

何重建將兵救之同廊援兵繼至乃得免

校戶教翻廊方無翻

二

月癸巳以重建為彰武留後召審琪歸朝重建雲朔間

胡人也 唐左丞相宋齊丘固求預政事唐主聽入中

書又求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

中書門下省

更工衡翻

以齊丘知尚書省事其三省事並取

齊王璟參決

所以制宋齊丘

齊丘視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

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

夏戶雅翻

齊丘

稱疾請罷省事從之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敕書

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為節度使三月閩主曦立

長樂王亞澄為閩王

樂音洛

張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

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

調徒鈞翻

還至陝

自涇

州代還至陝還從宣翻陝失冉翻

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

斷音短

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

五千餘戶

王周代彥澤故得奏其在鎮事

彥澤既至帝以其有軍功又

與楊光遠連姻釋不問

歐史張彥澤與帝連姻又討范延光有功

夏四月己

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

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

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淑

慝莫辨

詰去古翻問也讓責也慝吐得翻

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

彥澤所獻馬百匹聽其如是臣竊為陛下惜此惡名

為于

偽翻受獻而釋有罪是惡名也

乞正彥澤罪法以前洗聖德

前則

疏奏

留中受益從讜之兄子也

鄭從讜見唐傳宗紀讜音黨

庚申刑部郎

中李濤等伏閣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

伏閣者伏閣門下奏事閣

門使以聞

辛酉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

階武散階爵級封爵之級

張

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業者減其徭賦癸亥李

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

復扶又翻兩省官中書門下省官也

奏彥

澤罰太輕請論如法帝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

聲色俱厲帝怒連叱之濤不退帝曰朕已許彥澤不死

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
謂許范延光以不死而楊光遠殺之也事見上卷五年帝拂衣起入禁中丙寅以

彥澤為左龍武大將軍

為張彥澤為契丹用以殘滅晉國李濤詣彥澤而不懼張本

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

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

少詩照翻

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

王翽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

為弘熙殺弘昌

及翽張本翽求仁翻

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

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蕭益引經義以沮立弘昌之義長知兩翻

丁丑高祖殂

年五十四

高祖為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

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

好呼到翻以中國天子都洛陽洛陽之地蓋本洛州刺史

所治也言其政令不能及遠特昔時洛州刺史之任耳

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

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

解剝剔炮灸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

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

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官由是其國中宦者太盛

自劉龔之

後專任宦者謂百官為門外人傳至于鉅而國亡矣

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

更工衡翻
玠府巾翻

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

妃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為

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悒乙及翻

己巳尊太妃劉氏為皇太

后太后帝之庶母也

徐無黨曰帝所生母也

唐丞相太保宋齊

丘既罷尚書省不復朝謁

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

唐主遣壽王景

遂勞問

勞力到翻

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

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

于朕

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

今為三公亦足矣乃與人言

朕鳥喙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

越范蠡遺文種書言越王為人長頸

鳥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句讀如鉤樂讀如洛

齊丘曰臣實有此言臣為

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

謝之曰朕之福性

福補典翻

子嵩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

可乎

少詩照翻自古君臣之間豈無親故未有如宋齊丘之挾舊矜功唐主之啓寵納侮者也

丙午

以齊丘為鎮南節度使

踐洪州之約宋齊丘本洪州進士寵之以衣錦也

帝

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

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

重直龍翻考異曰漢高祖實

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既謝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此說難信今六月乙丑帝殂年五十一五代會要殂于鄴都大內之保昌殿道與從薛史

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

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晉高祖託孤于馮道與吳主孫

休託孤於濮陽興張布之事畧同難乃旦翻

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

已功始用事禁都下人無得偶語以防姦人謀為變初高祖疾

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

由是怨齊王

為劉知遠不肯入援張本

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

后

高祖之庶母劉氏也

皇后曰皇太后

高祖之后李氏也

閩富沙王延

政園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

九域志泉州西至漳州二百九

十五里漳州西至汀州五百四十里宋白曰梁山有漳

浦水一名漳溪水唐垂拱二年析泉州之西南置漳州

垂拱之泉州

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

今之福州也

忠屯尤口

九域志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五十里蓋王氏初置縣也尤口尤溪口也

欲乘

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

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劉氏殂 閩富沙王延政攻汀

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

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

尤溪口

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

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

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庚子大赦

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賞其定策

之功也為景延廣挾權制上構契丹之隙張本

勲舊皆欲復置樞密使

罷樞密使

見上卷

馮道等三奏請以樞密舊職讓之

并樞密于中書故謂樞密

院舊所典之職為舊職

帝不許 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

博羅漢古縣唐

屬循州時為漢土郡國志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傳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

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境于羅山故
曰博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界
與人言而不

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

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言曰

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

永樂

樂音洛

置百官攻掠海隅

循州東南距潮惠二州皆海隅之地

遇賢年

少

少詩照翻

無他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弘

昌為都統循王弘杲為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

利二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

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

東方州縣謂番禺以東州縣也即惠潮之地九域志廣州

東至惠州三百一十五里又自惠州東至潮州八百一十里

道庠端州人也 高行

周圉襄州踰年不下

去年十一月高行周圉襄州事始見上卷

城中食盡奉

國軍都虞候曲周王清言於行周曰

曲周縣屬洺州宋熙寧三年省曲周

縣為鎮入雞澤縣

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尚

何俟乎與奉國都指揮使元城劉詞帥衆先登

元城縣帶魏州

帥讀曰率

八月拔之安從進舉族自焚 甲子以趙瑩為中

書令 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

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

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

從才用翻

強其兩翻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王曦之醜虐孫皓之流也將即

亮翻閩人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 漢葬天

皇大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唐主自為吳相興利除害

變更舊法甚多

梁均王之貞明四年唐主始得吳政吳王隆演之十五年也

及即位

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為昇元條三十卷

時唐以昇元紀元

庚寅

行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侯官余廷英為泉州刺史

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

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

詰去

吉翻屬之欲翻

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

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

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

見賢通翻

復扶又翻幾居豈翻史言閩主曦之好貨甚于祖

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

州殺漢刺史劉傳

楚王希範作天策府

王舉天下大定錄曰希範

建天策府於州城西北造天策光政等一十六樓及造天策勤政等五堂

極棟宇之盛戶牖

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

丹砂出辰溪淑錦等州及

諸溪峒皆楚之境內也本草圖經曰丹砂生深谷石崖間土人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也謂之丹砂床

砂生石上其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顆狀若芙蓉頭箭鏃連床者紫黯若鐵色而光明瑩微碎之斬巖作

牆壁又似雲母片可析者無石地衣春夏用角簞

角簞剖竹

彌佳過此則淘土石中得之為細蔑織之藏節去筠塗滑可愛南蠻或以白藤為之

秋冬用木綿

木綿今南方多有焉於春

中作畦種之至夏秋之交結實至秋半其實之外皮四裂中踊出白如綿土人取而紡之織以為布細密厚暖

宜以御冬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

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

陵在河南府壽安縣

廟號高祖

先是河

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

民錢

蠶鹽所以裹繭唐天成二年敕每年二月內一度俵散蠶鹽依夏稅限納錢宋白曰周顯德三年敕

齊州蠶鹽于秋苗上俵配謂之查頭每一石徵錢三千文滄棣濱淄青每石徵絹一匹後齊州減徵一半五州所徵絹加倍

先悉薦翻

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

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

求羨利

羨延面翻

而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

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

復扶又翻

其食鹽

錢至今斂之如故

五代會要時言事者請將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為

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掌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蓋欲絕興販歸利于官場院糶鹽雖多人戶鹽錢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

李敏閩主昶元

妃梁國夫人之父

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

有龍陽之

寵也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

部侍郎李光準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

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

忤五故翻

命執送都市斬

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

朝直
遙翻

召復其位是夕又

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

下戶
嫁翻

吏拂榻待之曰相公

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

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

酒有別腸

此俚俗
之常語

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

捽
昨

沒翻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者乃

捨之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

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

景延廣之議因三年契
丹主令高祖稱兒皇帝

用家人之禮致書也

李崧曰屈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

偽翻

陛下

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

擐音官

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

於時者於其時也

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

卒子

恤翻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

位延廣復以不遜語荅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

代晉帝中國

趙延壽父子欲帝中國之心已見於屯團柏之時

屢說契丹擊晉

契丹主頗然之

說式芮翻為契丹入寇張本

齊王上

諱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

天福八年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敬

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為比而

命之

前蜀主王衍使宦者王承休帥秦州事見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孟昶不能以前蜀之亡國為鑒乃引王承休為比以崇秩宦官其國至宋而亡晚矣國人非之

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

帝即

位於鄴都保昌殿
樞前至是始還汴

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遺唯

季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為嗣

烈祖即謂唐主唐主崩廟號烈祖通鑑因其國史成文書之

宋齊丘亟稱其才

亟去吏翻

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

長知兩翻

璟以是怨齊立

既以贊奪嫡之

謀怨之又以爭權誤國怒之宋齊立于是不得免矣

唐主幼子景遇母种氏有寵

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

器大怒誚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遇雖幼而慧可以

為嗣

過他歷翻种直中翻見賢遍翻誚才笑翻間古覓翻

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

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

史言唐主明斷

不牽于女寵

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以

為神而餌之浸成躁急

自叔孫豹以來踐妖夢以自禍者多矣

左右諫不

聽嘗以藥賜李建勲建勲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况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論辯中理者

中竹仲翻

亦斂容慰謝而從之唐主問

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

治直之翻去羌呂翻嗔昌真翻

何論

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凡唐主所賜予

予讀曰與

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為人奏章唐主欲為之築壇

為予偽翻

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

道士

率奏章自謂上達於天史言王
栖霞異乎挾術以干寵利者

駕部郎中馮延巳為齊

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
相結同府在已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中

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

孫晟密州高密縣人奔南見二
百七十六卷唐明宗天成二年

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

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

處昌呂翻

蓋欲以

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公

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耳延巳歙州人也

歙書涉翻

又有魏

岑者亦在齊王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陳覺馮延巳魏
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儼
表稱陳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感悟未及去

去羌
呂翻

會疽發

背祕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

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

唐主密令醫治疾猶
可曰欲以鎮安人心

至于危殆召嫡長入侍乃出于醫
師之意此可以為法乎治直之翻

唐主謂璟曰吾餌金

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

年五
十六

祕不發

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

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
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
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長知兩翻公何得遽

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懼而止貽

業蔚之從曾孫也

李蔚唐僖宗乾符中為相蔚紆勿翻從才用翻

丙子始宣遺

制

庚午至丙子七日始發喪

烈祖末年卜急近臣多罹譴罰陳覺稱

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奏覺端居私室以

俟升遐

効戶槩翻又戶得翻

請按其罪齊王不許自烈祖相吳禁

壓良為賤

買良人子女為奴婢謂之壓良為賤律之所禁也

令買奴婢者通官

作券馮延巳及弟禮部員外郎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

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姬妾蕭儼駁曰

駁北角翻

此必延

巳等所為非大行之命也

自漢以來天子升遐梓宮在殯稱曰大行皇帝

昔延

魯為東都判官

東都留守判官也唐以江都為東都

已有此請先帝訪臣

臣對曰陛下昔為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為出府金贖而

歸之

為出于偽翻府金藏府之金也

故遠近歸心今即位而反之使貧

人之子為富人廝役可乎先帝以為然將治延魯罪

治直

之翻臣以為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

入宮請求諸宮中必尚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留中章奏

千餘道皆斜封一抹

凡章奏留中不下者皆當時不行者也若其言可行者則付外施行

果得延魯疏然以遺詔已行竟不之改

聲馮延魯以已私傳益遺制之

罪明底其罰而改之不亦可乎史言唐烈祖尚儒故當國有大故之時猶有能持正以斷國論者

閩

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

將樂縣為鏞州

唐武德五年分邵武置將樂縣時屬建州宋屬南劍州九域志在州南二百四

十里宋白曰其地在越已有將樂之名按後漢書云永安三年析建安之校鄉置將樂縣按漢無永安年號獨

吳孫休改元永安耳樂音洛

延平鎮為鐔州

鐔州今之南劍州是也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

改為延平縣閩王審知立延平鎮王延政置鐔州南唐改劍州取寶劍化龍於延平津以立州也宋朝混一始

加南字以別蜀之劍州鐔徐林翻又讀如覃

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

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為兵部尚書

唐武

德四年置建陽縣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漢建安元年割建安縣地為桐鄉十年會稽南部都尉賀齊分上饒之地兼舊桐鄉置建平縣晉太元四年改建平為建陽縣因山之陽為名未幾以

承祐同平章事

潘承祐能諫王延政之日尋干戈而不能諫其舉大號又俛眉而為之相亦復

何也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

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

恭以善聚斂得幸

斂力瞻翻

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

果無不倍征

征之倍其常數

國人謂之楊剝皮

三月己卯朔

以中書令趙瑩為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晉昌節度

使兼侍中桑維翰為侍中

桑維翰始者居藩鎮而兼侍中今入朝正為門下省長官

唐元宗即位

本名景通改名璟後又改名景

大赦改元保大祕書郎

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

古者人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不忍遽改父之道也

尊皇后曰皇太后

唐烈祖后宋氏

立妃鍾氏為皇后唐主未聽

政

以居喪未御
正朝聽政

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曰

書記有常職何為如是其煩也

馮延巳時為
齊王掌書記

唐主為人

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

數所
角翻

李建勳

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

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後果如李建勳之言
其僅保江南者幸也

唐

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丘為太保兼中書令奉化節度

使周宗為侍中

九域志南唐置奉
化軍節度于江州

唐主以宋齊丘先朝

勲舊故順人望召為相政事皆自決之徙壽王景遂為

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初唐主為齊王知政事

晉天福三

年唐烈祖徙吳王璟為齊王若其輔政則始于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吳睿皇之大和六年也此蓋言知唐政事

時

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懟

懟直類翻

終以

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之坐

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

以罪遷降於外州者其州人謂之為

遷客節度使上蔡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

幾居依翻

惟事

夢錫如在朝廷

王彥儔豈知敬常夢錫哉以其事唐主於齊府貶非其罪必將復召用故敬之

耳

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為有才遂委任之

馮延巳延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覺與休寧查文

徽

吳分歙縣置休陽縣後改曰海陽晉武帝改曰海寧隋改曰休寧唐置歙州九域志在州西六十六里查

鉏加翻姓也何承天姓苑已有此姓則江南之有查姓舊矣

更相汲引侵蠹政事

更工

衡翻唐人謂覺等為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

人勤政殿學士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

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

勤政殿學

士蓋唐烈祖所置猶中朝之端明殿學士也稱尺證翻

後有立功者何以賞之未

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為樞密副使

幾居豈翻

岑既得志會

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過惡

暴顯也

擯斥之

唐置定遠

軍於濠州

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

飲夜與倡婦微行保男女而觀之

倡音昌保魯果翻

左右忤意

輒死無敢諫者

忤五故翻

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禹吳懷

恩屢諫不聽

潘音

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

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

露體而搜索之恐其挾懷兵刃也索山客翻

晉王弘

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

伎巨綺翻

漢主

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禪

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

好呼到
翻少詩

照翻晉府弘
熙所居第也

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

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

主因拉殺之

年二十四因扶掖而拉
其脅殺之拉盧合翻

盡殺其左右明日

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

帥讀
曰率

臨力
鳩翻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

晟漢主玠之弟
也更工衡翻

改元應

乾以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

循王弘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

受賞賜甚厚 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

日閩錄考異

作尚可殷今從十國紀年

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

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沈酗于酒惟婦言是用商紂所以亡也嬖卑義翻又博計

翻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唐以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李建勲為昭武節度使鎮撫州

九域志吳置昭武節度于撫州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

是年二月王延政建國于建州號曰殷

入其西郭

既而敗歸 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

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

役無節二也

斂力贍翻

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

民為兵則疲于征戍

羈旅異鄉不得反其桑梓故愁怨

楊思恭奪民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

莫敢言四也

楊思恭事見上二月

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

五也

謂置鑄州也

除道裹糧將攻臨汀

臨汀汀州也唐開撫福二州山洞置

汀州因長汀為名初治新羅後移治長汀白石村天寶改為臨汀郡乾元復為州九域志延平西至臨汀八百

里

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

唐都金陵吳越都錢塘唐兵自撫信

可以襲建州吳越兵自婺衢可以襲建州

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

刑七也

被皮義翻

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

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隣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

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殷王當作殷主削承祐官

爵勒歸私第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訥訥言其弒兄自立也詢

許拱翻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

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同之弘杲方宴

客思潮與譚令禪帥衛兵突入伺相吏翻候也察也帥讀曰率突入掩不備

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

尤忌之弘昌見忌事始上年四月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詳考本末雄武當作

建武建武
軍邕州

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初閩主曦

侍康宗宴

閩主昶廟號康宗

會新羅獻寶劍

新羅國之于閩國其地在海東通使

於閩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伋曰此何所施伋對曰斬

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

有獻劍者曦命發俛冢斬其尸

伋徒甘翻又徒濫翻徒敢翻復扶又翻

校

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
其友止之不從上書諫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
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秋七

月已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

道括民穀 吳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闞璠璠

闞璠

鑑翻姓也

璠音煩

排斥異已弘佐不能制內牙上都監使章德

安數與之爭

數所角翻

右都監使李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

德安於處州

章德安受託孤之寄而為闞璠所制其才不足稱也

文慶于睦州璠

與右統軍使胡進思益專橫

為吳越誅闞璠張本橫戶孟翻

璠明州人

今明州猶祀闞璠謂之闞相公廟

文慶睦州人進思湖州人也 唐主

緣烈祖意

緣因也由也

以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金陵尹燕

王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天平節度使守侍中東都留守鄂王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立長子弘冀為南昌王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

更工衡翻為弘

冀毒景遂張本

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

敗補遇

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衆踰嶺趨

虔州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

梁以百勝節度使命盧光稠淮南楊

氏既并虔州因而不改宋朝紹興初改虔州為贛州取章貢二水以名州也帥讀曰率趣七喻翻

遇賢

衆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

敗補邁翻

城門晝閉遇賢作

宮室營署于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

剽匹妙翻

匡浩公鐸之

子也

賈公鐸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三年

八月乙卯唐主立弟景遇

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遇

种夫人欲立景遇見是年

二月唐主力保全之

夏州牙內指揮使拓跋崇斌謀作

亂綏州刺史李彝敏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弃州與其

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

趙珣聚米圖經綏州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宋白曰綏州北

至夏州三百六十里

九月尊帝母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妃妃

代北人也

帝既繼太宗則帝父敬儒為皇伯今尊生母安氏為皇太妃將以為誰之妃乎

帝事

太后太妃甚謹待諸弟亦友愛

高祖七子此時惟重睿在耳帝敬儒之子也亦

無兄弟見于史

初河陽牙將喬榮

考異曰漢隱帝實錄作喬榮陷蕃記作喬瑩今從

晉少帝漢高祖實錄景延廣傳契丹傳

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

使

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

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

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

說式芮翻

悉取邸

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

臣皆言契丹有大功

謂救解晉陽之圍高祖遂以得中原

不可負戊子釋

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

語牛倨翻

而汝也

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

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

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

誑誘居

況翻誘以久翻

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

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

敗補邁翻

取笑天

下母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

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

忘巫放翻

願記之紙墨延廣

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

寇之志始決

景延廣建議稱孫不稱臣猶可曰為國體也因其邸吏而取其貨財則誤國之罪無

所逃矣

晉使如契丹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

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

沮在呂翻

帝以延廣有定策功

故寵冠羣臣

冠古玩翻

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

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

言

劉知遠非不敢言蓋亦有憾於帝而不欲言將坐觀成敗因而利之也

但益募兵奏置

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午定難節度使李

彘殷奏李彘敏作亂之狀

難乃旦翻

詔執彘敏送夏州斬之

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為皇后初高祖愛少

弟重脣養以為子

歐史重脣高祖弟也不知其為親疏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於名加重而

下齒諸子少詩照翻重直龍翻

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馮濛女為

其婦

安喜縣屬定州劉煦曰安喜漢中山之盧奴縣也慕容垂改為不連北齊改曰安喜隋改為鮮虞唐

武德復為安喜定州所治也

重脣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見而

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謂馮道

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夫人

酣飲過梓宮前醖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

慶

任音壬醖陟衛翻祭而以酒酹地也斬焉衰經之中觸情縱欲以亂大倫又從而狎侮其先何以能久

左右失笑

不覺發笑為失笑

帝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

新壻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

恚於避翻魯昭公在感而有嘉容終以失國帝與夫人淪於異域非不幸也

既正位中宮頗

預政事后兄王時為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擢用至

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漢主命韶王弘雅

致仕唐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遇賢

以通事舍人金陵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

謀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

復扶又翻

其

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奔眾

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

去年

七月張遇賢作亂於漢境入唐境而亡史言依託怪妄之禍敗降戶江翻

十一月丁亥漢

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戊子吳越王弘佐納妃仰

氏仁詮之女也

仰仁詮見任于吳越王元瓘詮且緣翻

初高祖以馬三

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

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

唐末以宋州之碭山縣梁太祖

鄉里也為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縣後唐滅梁改為單州薛居正五代史唐莊宗同光二年六月改輝州為單

州單音善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左飛龍

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

此應州之金城縣也

遣內班賜光遠玉帶

御馬以安其意

內班蓋宦者也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

謹將兵戍鄆州

以防河津使楊光遠不得與契丹交通也

唐葬光文肅武

孝高皇帝于永陵廟號烈祖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

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

劫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

九域志青州西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翟萇伯翻

甲

寅徙楊承祚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

登州平盧巡屬也

光遠益

驕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

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

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

山後即媯檀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號此

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晉藉寇兵而齎盜糧中國自此胥

為夷矣將即亮翻

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

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

盡力畫取中國之策

趙延壽為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機淺也是為于

偽翻

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

時置德清軍於

澶州清豐縣在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德清軍本舊澶州地晉天福三年移澶州於德勝寨乃于舊澶州置頓邱鎮取縣為名至四年改鎮為德清軍開運元年移德清軍於陸家店在新澶州之北七十里 徵近道

兵以備之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

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

宋齊丘之嫌隙開于吳唐禪代之間權利啓人爭心有如此者

事見二百八十卷

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既而陳覺

被疎乃出齊丘為鎮海節度使

陳覺者宋齊丘之黨唐主所親任者也覺疎則

齊丘無君側之助
乃出被皮義翻

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

懟直類
翻齊丘

隱九華見二百七十七
卷唐明宗長興二年

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

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

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

陽

宋白曰青陽縣本吳臨城縣地赤烏中置隋平陳廢
臨城縣為南陵縣唐天寶元年分涇南陵秋浦置青

陽縣屬池州以其地在青山之陽也
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里治直之翻

服御將吏皆如王

公而憤邑尤甚

寧州酋長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

八州附于楚

寧州即唐之南寧州也天寶末没于蠻唐
末復置寧州于清溪鎮去黔州二十九日

行茵慈由翻
長知兩翻

其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恩威羈

縻而已

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孺西距

隴坻

孺而宣翻
坻丁禮翻

南踰江淮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

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

薊音計重直用翻
是年秋七月以年

饑用不足
括民穀

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匿

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餒死

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

碓都內翻春也磑五對翻
碓也趣讀曰促劾戶槩翻

又戶得翻
勝音升

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

粟以助國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

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

杜重威平安重榮即用為恒帥

帝即位避帝名去重字止稱威順國軍號亦新改恒戶登翻

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

殆盡

東山客翻

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令

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

稱糶援翻舉也復扶

又翻糶他吊翻

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

援恒州例援于元翻

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

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唐節度使率無觀察使節度之職掌兵觀察之職掌民馬

全節之不效杜威是矣鄰於善民之望也杜威曾念及此乎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

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

厭於鹽翻
喜許記翻

為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

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為銀槍都

少詩照翻

宮室園囿服用

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

沈持林翻

飾以金

寶長十餘丈

長直亮翻下同

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為一龍

其襍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為賦歛

襍防玉翻

後周武帝製襍頭裁幅巾出四脚至今人服用之唐人其脚向上至宋太祖始為放脚長直亮翻歛力瞻翻下

同 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

行下孟翻
勝音升

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

民逃則有不耕之
土何從得穀乎史

言馬希範不知
稼穡之艱難

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

租

藝種也

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

無民

安生樂業之心安能
親其上而死其長乎

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

高卑之差富商大賈

賈音古

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

獻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為兵惟貧弱受

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

訐居
謁翻

至有滅族者是

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

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

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長知兩翻身不知稼

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聲部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張晏

曰玉食珍食也韋昭曰諸侯備珍異之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

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

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淮南謂唐番禺謂漢荆渚謂高氏溪洞彭莫諸族伺

相吏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

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徇敗為

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恒請見

去羌呂翻見賢遍翻

辭以晝寢恒

謂客將區弘練曰

將即亮翻區豈俱翻又音歐今湖南多此姓

王逞欲而復

諫

復蒲逼翻

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

人多謂閩家之人曰百口今曰千口者以

其諸侯盛言之

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復扶又翻

閩主曦嫁其

女取班簿閱視之

班簿者簿記朝參名員

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

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蕡不舉劾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亦

將杖之蕡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

者刑不上大夫

記曲禮之言
上時掌翻

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

箠楚

箠止
案翻

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

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

是年七月
方改元

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

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

邊藩猶言
邊鎮也

延

照思溫之子也

趙思溫本中國
人沒於契丹

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

要衝

先悉
薦翻

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

邵珂性凶悖

校戶教翻
悖蒲妹翻
珂丘何翻
又蒲沒翻

永清節度使王令溫

黜之

時置永清軍於貝州

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

而兵弱易取也

易以敗翻

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

使吳巒權知州事

天福初吳巒堅守雲州以拒契丹故朝廷用之

巒至推誠撫

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効死巒使將

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

燒其攻具殆盡已卯契丹復攻城

復扶又翻

珂引契丹自南

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

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

苻彥卿為馬軍左廂排陳使

苻當作符鄭樵氏族略曰魯頃公為楚所滅頃公之

孫公雅為秦苻節令因以為氏後漢有苻融皇朝有苻彥卿望出琅邪非苻秦之苻也陳讀曰陣下同以

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

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

軍右廂排陳使

陝失冉翻

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

鴈門關即陞嶺

關

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

恒戶登翻

成德節度使杜威

自安

重榮反死晉改成德軍為順國軍史以舊軍名書之耳

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

為陳禍福

為於偽翻

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疾故

爾

去年十一月楊承祚自單州逃歸青州

既蒙恩宥闔族荷恩

荷下

朝廷

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復扶又翻

唐以侍中周

宗為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

詠為鎮海節度使

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

傳位之議

始於去年七月燕於賢翻

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

擅權辛巳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

岑查文徽得白事

查鉅加翻

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

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

考異曰江南錄此敕在去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紀

年云宋齊丘上疏今從江南錄

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閣求見

見賢通翻

曰臣

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踈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

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

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泗嗚咽

詩涕泗漣沱注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唐

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

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

及景陽樓耳

陳後主起景陽樓隋兵至自投於樓下井中蕭儼引亡國以諫也

唐主怒

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

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

謂孫晟欲使太后臨朝也幾居依翻

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

遺唯季翻

契丹已屯鄴都

時契丹屯于鄴都城外

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御

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

難乃旦翻

是日高行

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畧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

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

為罷景延廣張本

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

黎陽

在滑州西岸隔大河耳故奏其事

戊子帝至澶州

澶州時據德勝津

契丹主屯

元城

劉昫曰魏州元城隋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併入貴鄉聖歷二年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

莽城開元十三年移治郭下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時契丹主蓋屯古殷城也趙延壽屯南

樂

南樂即唐魏州之昌樂縣後唐避其祖李國昌諱改曰南樂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樂音洛

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

此契丹主所命也

契丹寇太原

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

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

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戊戌

蜀主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

蜀罷將相領節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六年蜀

主之廣政五年也

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

好

復扶又翻
好呼到翻

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

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

秀容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更縣名

唐帶忻州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

自鴉鳴谷出潞州東與契丹主

大軍合

殷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唐主遣使遺

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

遺唯季翻左傳鄭子產曰昔高

莘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曦復書引周公

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為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

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

為唐滅殷張本

天平節度副使知

鄆州顏衍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

契丹

九域志鄆州西北至博州一百七十里衍苦亘翻又音侃

又與楊光遠通使往

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

去年十二月

月遣蔡行遇戍鄆州

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

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

薊音計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三